

靖康傳信錄
洛陽名園記

14
1475
18



門
卷
18
1475

道光丙午鐫

靖肅傳信錄

山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日

還次封邱除微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

舉亳州明道官尋落職

安置移寧江以二年

海山仙館叢書

五月二日

門 4
號 1475
卷 18

海山仙館叢書

青 康 鄭 西 平 齋

青 康 鄭 西 平 齋

自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
充畱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
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
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
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
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
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
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

昭和十五年
五月二日
購求

青康鄭西平齋

海山仙館叢書

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

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伯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身死以殉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

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
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
偷惰苟且之習媚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
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
斯文

夫以中書之職合與宰相共議而制其
大其所以中書之職合與宰相共議而制其
大其所以中書之職合與宰相共議而制其
大其所以中書之職合與宰相共議而制其
大其所以中書之職合與宰相共議而制其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

宋 李綱 撰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幹
離不為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
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
圍大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
之計然其事尙祕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
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
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

無策惟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寺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畱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以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

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家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嘆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

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催吳敏與門下侍郎草傳位詔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方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尊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櫨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

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

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授受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舉勢必銷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

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爲行營副使以余爲參謀官團結軍馬於殿前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

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幹離不之兵距
濟州不守梁方平戰衄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
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
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
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
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
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窮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闔門
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事欲與宰執廷辦公
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奏事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

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卽具奏得旨引
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自啟奏曰聞諸道路宰
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
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
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
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
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
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
樓櫓創脩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

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楙良弼往視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楙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楙對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

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控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尙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敘以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畱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畱守李梲副

之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屢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畱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畱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傍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畱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畱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畱此余泣拜俯伏上

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卽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卿畱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悅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尙書省而宰執宿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尙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余惶遽無策因厲聲謂

靖康傳信錄卷一
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
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
宗楚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臣畱今復戒行何也且六
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
中途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
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
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
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
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

臨闕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
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
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
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
尉曹曠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
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邦彥
之姻家故薦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
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
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句當文字準備差遣統制統

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櫛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人大小使臣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

前後左右中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防守之具麤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嶙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卽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是藥師導之人

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吾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大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至卽以長鉤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叔木及運蔡京家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門封邱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士卒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手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如新城酸

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認卽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卽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棧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眾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

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

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稅奉使鄴望之高世則副之余畱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虜勢方銳吾大兵未集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稅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意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

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
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定
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
上命蔡楙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悅是日至金
人軍中果辱命幹離不者南向坐悅望之等北面再拜
膝行而前幹離不遣燕人王沕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
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
焉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
各一百萬匹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

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
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迺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悅等
達朝廷悅唯唯不能措一詞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
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悅至自金人軍前宰
執同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
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
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
不足以充其數况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
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灤險阻皆在焉割

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
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
若擇使與之往返孰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
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
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
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視中國其和可久
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
尙何三鎮之有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爲羣議所
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

力不能勝眾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
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
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
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
此徐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
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
人能爲陛下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
北壁復回尙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
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

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雷三鎮詔書戒書吏以輒發者
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哀聚金
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
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
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
余獨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
以犒大金軍所遣多揚長勝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
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及親屬人等及諸色人告以
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旣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

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
搜括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
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勝毋得告訐
余因巡城過勝所令傳聖旨收勝歸行營司移牒孝迪
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數
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之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械踏
寨地團隊伍皆行營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
八日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
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

出而自京師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眾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暉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

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所欲行者托以機密不復關報余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冠蓋絡繹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眾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啟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眾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

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墳墓攢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克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

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憂患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終

南海譚瑩校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

宋 李綱 撰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
 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
 其勢然探得其實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雜
 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
 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
 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
 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

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其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眾議亦允期卽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之師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驍勇屢召見內殿賜予甚厚許以功成有茅土節鉞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夜親率步騎萬人

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爲之應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勒兵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所獲甚眾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

當所折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种師道所誅卽遁去而宰執臺諫闕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以謂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尙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楙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卽振旅以入城詣崇

政殿求對旣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楙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且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定期而集者數千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昇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

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楙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眾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尙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

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兵民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畱三鎮詔書余既罷迺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臧禹秦檜爲割地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文具故先是蔡楙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有引砲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

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殺傷
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
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
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者將賞之自言
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
日并斬殺傷部將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
姦宄不作初賊馬旣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
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爲奸細而斫
傷者皆卽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

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
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
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賈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
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
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
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旣
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足數遣使告辭
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
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

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眾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棬右丞初李邦彥蔡琳王孝迪趙野旣爲國人

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琳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旣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廊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頃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

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余盡遣城下兵以追幹離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幹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三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啟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

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詔卽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遣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

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卽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李稅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予宮觀以翰林學士何臬爲右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爲

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二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猶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畱泗上控扼淮津旣抵淮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

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畱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

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聶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然山迺不果行而童貫等皆相繼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又每月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陽門於是喧傳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

以欲臣及吳敏來者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
陛下左右臣願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
城以來事宜以解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
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官官屬
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畱縣
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
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
所得聖旨令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
允余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

敘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
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
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櫛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
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
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令旨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
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
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
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
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合宜方得因

泛及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侗等三人坐
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巨璫也以余言爲然入白之
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旣居寧德宮後欲一
到龍德宮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旣
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
不可之理因遣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
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
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
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

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
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
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
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
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不
須詣亭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
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
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
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

都城水災復蒙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
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
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
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國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
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聲色形於脈息善醫者
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
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
也道君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以實
對復曰賊旣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

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
余於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旣浹洽道君因
詢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人得
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中兩宮隔絕彼
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
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
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正
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上仁
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

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
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
不恐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
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
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
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者其他細
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
問後卽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
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

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
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畱不進因
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
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
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道君出青詞
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迺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
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
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
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

皇帝捍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卽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終

南海譚瑩校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

宋 李 綱 撰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宮門敢畱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

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

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畱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卽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

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詔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畱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畱身奏上曰金人退師割交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寢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畱當卽

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鎮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人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

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值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以官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

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官使吏虛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數月間天下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以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

處卽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

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以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中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循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灤城池而輔近畿邑已降指揮旋卽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免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加擡糧草鈔而貼

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盡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不問余竊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日係將兵二日不係將兵三日土兵四日民兵五日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二千人爲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

保甲除河北河東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士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步軍十餘萬隸於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楚等以爲侵紊

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竊嘆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
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
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爲提舉官命旣行
爲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卽大位於國
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
一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
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蠹邦財者宜稍
裁抑之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余條
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祖

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少今皆以戚里
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
省堂吏祖宗轉官時止以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
夫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
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
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
特再行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
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
之心以此離間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乞罷會

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寢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日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迺齋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卽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乞去章十餘上

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請卽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旣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得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得會种師中歿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馳至城下說諭投以矢石

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道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畱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祇十數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

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言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卽令尙書省書勅令面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勅余退卽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

六身傳介錄卷三
九
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
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
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爲大臣遊說斥去
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
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
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余
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入劄子具道吳元
濟以區區淮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
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况臣實謂非倫且

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
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
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
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
友之張仲裴相贊唐王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
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
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
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尙

猶混淆於朝翁訛成風殊未退黜謂宜畱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余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奪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勝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騷擾可

更不施行其意與前勝同余竊嘆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捷勝軍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韜時劉韜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句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一日啟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

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并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尙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趨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

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罪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八劄子以畿邑汜水關

西都河陽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尙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輦洛望拜諸陵寢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諂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

人陛下任信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於懷之語畱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春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請步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及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

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滅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爲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關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旣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廟之羞而陛下嘗膽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

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口口口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

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眾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畱意於此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

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可必不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卽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

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原降指揮防秋之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

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

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原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一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

去冬金人將犯關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使劉幹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旬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幹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

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
訪使旬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
宣撫司自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
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
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
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畱不進
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
復爲賊所奪余亟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
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

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
賊而朝議變矣初賊騎旣出境卽遣王雲曹曠使金人
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
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
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
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
紛然於道路矣旣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
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同等吳敏復
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

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嘆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劄子奏狀乞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翰敏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不罷決誤國事并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尙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

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會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畱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旣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旣而果有

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遂落職
宮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
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眾聽再謫寧江州舍進退者士
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
轉危爲安幾成而爲庸懦譴愚者壞之爲可惜也殆天
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
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陝適荆南爲寇
賊所據道梗少畱時都城復爲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
累月端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

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敘其施設
去就本末大槩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
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

道光丙午鑄

洛陽名園記

海山僊館叢書

洛陽名園記序

洛陽名園記序

洛陽名園記序

南海譚堂校

洛陽名園記序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於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羣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陰陽之和嵩少灑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為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間暇之士配造物而

洛陽名園詩序
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
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
觀文叔之記可以考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
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
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
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
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
足迹目力心思之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
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方進於朝放乎一已

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
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
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
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按太師丙午生
正紹聖乙亥歲譴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謫宣仁聖烈
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孽美權宰相不必斥其名
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
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已
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

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以荆棘銅駝腥羶伊
洛雖宮室苑囿洿池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
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眾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
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
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說今人還起古人悲感
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
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德和序

洛陽名園記卷之一

宋 李 格 非 撰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闕而景
物最盛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
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
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
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
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

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
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
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卧
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
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
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
故透迤衡直闔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

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地間
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
其花間湧出開軒窻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
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
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
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
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於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

洛陽名園記卷之二
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尙足稱賞東園北鄉人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遊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尙完西有大池中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

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效竒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峒嶢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塢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

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瀦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下

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廼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於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

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
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
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中河南
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
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購之園旣古景

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憑陵諸園之意
矣園故有七葉松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
今朔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疎筠琅玕如碧
玉椽今朔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
朔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苻今朔
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
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朔第
宅園池其閒稍北曰郝鄔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
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肩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廝養擁篲負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

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

洛陽名園記卷之一
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尙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瀝水二堂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閒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尙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饒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元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邛山之麓瀍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穴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窻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臺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

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攀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尙甲洛陽但以其圖攷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

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尙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抄落藩蔓草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於世所以爲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難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谿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渺瀰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

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畧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時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

洛陽名園記卷之一
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杯水
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攷
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北又有嘉猷會節恭
安溪園等皆隋唐宮園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
宮殿池沼與夫一時賢人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
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
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
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

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
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
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
樹兵車蹂踐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
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
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
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
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
私意以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

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卧游之噫嘻弧矢四方
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
雖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毫充嵩華視蜀猶邇封也欲
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
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
時自覽焉是亦卧游之意云爾永嘉陳振伯玉書

